

## 郭哥

□朱洪涛

心窗  
片羽

郭哥就住在我隔壁,找他聊天最方便。一般晚上10点从图书馆回来,我都要去他宿舍扯扯闲天。郭哥的宿舍谈不上干净,甚至有一些邋遢,但他全不在乎,我也不在意。刚开始找他聊天,郭哥还特意搬一把椅子给我坐,显得客气。后来慢慢熟了,礼数全免。在他油腻的床上躺下去就不想挪窝了。

郭哥有口才,语速快,很有说书人的感觉,往往他讲得多,我也喜欢听。有一次郭哥跟我聊起他的考博经历,说他原来在一所高中教书,半夜还要起床打卡查寝,工资还低得惊人,实在干不下去就去了一所技校做老师。哪曾想领导要他代写论文还不署他的名字,郭哥愤而辞职,一心一意考博。还好考上了,跟着老师研究海外华文文学。说到这,郭哥抽着烟,略显激动的神色让我觉着他吃了不少苦。

不过与郭哥聊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发论文。我至今难忘郭哥说C刊时把“C”这个音调陡然提高许多,感觉变得尖细了,好像是表示强调,又好像他的河南口音使然,总之让人觉得“C”这个东西很难搞。郭哥常说,我们天天去图书馆用功,整天对着电脑写文章,投出去又石沉大海,你说发一个C咋这么难。我们一般都说上图书馆看书,他则把看书说成“整这玩意”,有时候愤激便说,“天天整这些破玩意,你说有啥用?”说完赶忙用打火机点燃烟,猛吸一口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担忧,所以说起发文章特别有共鸣。经常一起合计,哪个刊物不收版面费,那个刊物好投稿,对着C刊目录整天琢磨。虽然郭哥老是说以后不整这破玩意了,实际上郭哥很认真很勤奋。我心里也一直相信他肯定会憋一个大招。果不其然,有天在图书馆看到郭哥在一本顶级刊物发出了文章,我想郭哥不用紧张毕不了业了。

郭哥模样中正,圆圆的眼镜、短短的头发,严谨、踏实,有一点五四青年的感觉。话说牢骚是牢骚,干正事绝不含糊,有时还会散发出一丝喜感。最让我记得的是有一回他看我进来很凝重地说:“洪涛,我要被抓进局子了。”这太意外了。这跟郭哥是哪跟哪嘛!我说咋回事。原来郭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,买了不少港版台版书做学术之用,派出所的民警通过销货记录查到郭哥大量买进的记录,认为他有嫌疑,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。郭哥为这事跑了好几趟,最后有惊无险。我听他这么一通叙述,安慰道,别紧张,你干的是正经营生,不碍事。我说你先抽根烟,好好休息,过会聊。我转身出门,真的憋不住笑了。郭哥就是这么一个人,真诚、可爱。

按说他研究海外华文文学,我研究民国,专业之间没什么太大的交集,但就是有扯不完的天,一直扯到毕业。如今天各一方,他在北,我在南,偶尔通电话,熟悉的声音,熟悉的味道,一聊还是许久。现在又过了好久,不知他过得可好。

残荷  
蒋玖

## 如晤八大

□马国福

读八大山人的画宜秋、宜冬、宜一人、宜围炉。

家中买了《八大山人书法集》《八大山人画集》,闲暇之时经常翻阅揣摩,偶尔面临其中的小品画和字帖。

纵观其画作,几乎每一幅枯笔都有岑寂之气,岑寂之境。枯,在其笔下不再是毫无生机的生命绝唱,而是深藏筋骨的生命张力。每一笔枯墨貌似气若游丝,是声声慢,其实是它们停泊于苍凉宣纸上一种力透纸背的无声呐喊。

枯,不再是美的消亡,皴不再是单一技法,而是生命张力的宣泄。枯,让一幅画从有我之境抵达无我之境。那极具标识的翻白眼的鱼、鸟、禽,以白眼傲然于孤独世界,忘掉所有的存在,天地苍凉,孤独深沉。所有的心事都闭合在白眼那半括号一样的弧度中。顾城说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在八大山人笔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翻白眼。禽栖枯木、风冷山石。霜冷长河,鱼翻白眼。山涧无人,心动松声。湖塘问荷,枯骨有筋。八大山人的画有寒气、杀气,是藏在暮色中的刀,寒光隐于暮色,坐等冷冷月才出鞘。他的枯墨用

萧瑟之境撑起了一个人宇宙里的大孤独。

依我肤浅的个体认知,我一直觉得八大山人所有画作的背景都是岑寂之境。笔墨在纸的前台携着枯锋画下心境,他在背后,如一个孤独的王者调兵遣将,一笔下去,江山失色、时空苍凉、人书俱老,笔锋已尽,抵达旷世孤独。他的笔墨是哲学,需要时常翻阅,然而任凭后人如何解读,最终谁也无法彻底破解他深沉如冰川般的孤独。

细细玩味他的画作,画作中的很多表达主体都是单数,比如,一只腿脚单立,另一只腿脚隐藏于身体的鸟,在枯树上闭目沉思的禽;比如独自游动的鱼,还有他的花卉小品,均是单数。单数更接近于孤独。那么,那隐去的一部分去哪里了?他的画里看不到壮阔宏观,惟有一片萧瑟之中托起生命的苍凉与大孤独。不与人说,只与天地风物神合。单数是生命的不圆满,正是因为不圆满,生命才变得深沉,艺术才有了那份缺失后的追问。

我曾临了一幅八大山人单腿独立,闭目曲颈挺胸神思的鸟。画好后我就晒在微信朋友圈,有人看到后问我:“为啥你画的鸟只有一条腿?”我回复微笑

表情,笑而不答。

我觉得,这看似常识的终极追问不可道破。道破了,想象空间尽失,美的张力瞬间破裂。让隐藏在背后的那部分走到前台示众,无异于让一个隐身的演员剥光衣服让观众展览,这是羞辱。

隐,是岑寂。隐,是无我。隐,是他的哲学观。

王国维说,无我之境,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,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,一宏壮也。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。这正如菜根谭中的一幅明联:满室清风满几月,坐中物物见天心,一溪流水一山云,行处时时观妙道。我深喜其中之道,请书法家周时君将这幅字题写后,装裱挂在我家客厅中间。中国文字深厚的意蕴将自然风物和人的内心世界完美融合,在不同语境之下折射出不同的人生况味。

大写意中无我,枯索皆成寂寞。他从天地之间走来,口若扁担,隐于茫茫雪野,时隐时现,时有我,时无我,有我无我,宇宙过客,那一个高冷顽固的白眼,就是他的魂魄。

芬芳  
一叶

## 不是风

□朱朱

很多次去北京似乎都是晚上。下飞机就感觉到刺骨的寒冷,拿完行李走向出口的通道,排队等出租的时候望向北京的夜晚,像碗冰水没有一丝温度。一阵风吹来,南方的羽绒一下被吹透,仿佛身上啥也没穿,瞬间清涕横流,一边哆嗦一边想起了学生时代忘记做作业被当场揭穿的课堂。

但是进了室内完全是另一种体验,又干又热,带去的毛背心洗了挂在房间的出风口,第二天干得跟太阳底下晒过似的,牛仔裤也干了,干得硬邦邦,能打人的那种。下楼吃饭,坐定了仔细观察,发现北方人冬天都习惯在大衣羽绒里面穿低领真丝加大围巾,出门裹得又厚又紧,到了室内脱掉外套就能舒适自如。后来去商场换了身装备,第二天起早看升旗,身上热了,才真正感受到了北方的风,冷得干净清爽,像一个爽朗脾气

的大姐,好相处。

现在买不到那么便宜的机票了,百年历史的南苑机场已被拆除。再去的时候是夏天,刚完成毕业考的孩子一身轻松,坦然走向天安门,人潮涌动丝毫没有影响游览的心情,风吹在脸上居然有一丝清凉。

想来应该再也不会去坐海上的快艇,即便有护目镜也根本睁不开眼睛。海风是家大业大的财主,不讲情面,一副想说啥就说啥的豪横。我心惊肉跳坐在椅子上,双手紧紧抓牢扶手,风太大了,脸被海水打得生疼。胃里翻江倒海,觉得自己像只被大雨淋湿又无处可去的小狗。

说是再也不去,但后来又去了,体验又完全不一样,只是风被隔在了外面,下到底舱,还能看看碧蓝的海水,同行的人跃跃欲试去潜水,我在手机上搜

索了各种潜水的利弊,终究还是坐在船边,看看而已。那天风不大,只是在船上待了半天,回来照镜子便觉得黑了一个色号,原来那时的风里,用大海般的包容吸收了许多太阳的光芒。

昨夜与闺蜜们小聚,十多年来为人妻、为人母,一直到孩子外出上学才有闲暇找到了自己。几人难得开怀,每人都弄了好几大碗小米酒。从前讨厌觥筹的饭桌,心里想的是早点回去接娃看作业,在那一刹那突然感受到了男人们沉溺酒桌的松弛与欢娱。原来他们早就过上了快乐的日子,不愿看见生活的沉浮,哪怕逃离半刻也好的。不知道是什么让女人活成了战士,在风里从窘迫到自如,看起来是惩罚又像一种奖赏。不沾风雨固然活得轻松,但经历过和经得起风的人,已具备坦然的强大,还有前行的勇气。